

其可不爲一言

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真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于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爲

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

身集卷之二
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卽出世間等無有二
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
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爲我記之居
士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建中靖
國元年正月一日記

應夢羅漢記

元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將往岐亭宿於團封
夢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過一廟
中有阿羅漢像左龍右虎儀制甚古而面爲人所
壞顧之惘然庶幾疇昔所見乎遂載以歸完新而
龕之設于安國寺四月八日先妣武陽君忌日飯
僧于寺乃記之責授黃州團練使眉山蘇軾記

大悲閣記

成都府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
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
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
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
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
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
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卽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

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莊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花盃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攬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

具千手目

廣州東莞縣資福禪寺羅漢閣記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滅出輪回處是處安樂
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
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卽自求名譬如
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
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穽中
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
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喜有愠如使
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無異以此觀之愛
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
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遷重

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
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幢羅
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
身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
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
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
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
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
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
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
再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
璧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
波不搖颶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
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秦太虛題名記

并題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夕已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

輿則曰以不時主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領憇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予昔時游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遷於湖至高郵

東坡全集卷之十二
見太虛參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予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未果太虛參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參寥遣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可錄以寄太虛也

方丈記

年月日住持傳法沙門惟謹重建方丈上祝天子萬壽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野吏亭記

故相陳文惠公建立此亭榜曰野吏蓋孔子所謂先進於禮樂者公在政府獨眷眷此邦然庭宇日就圯缺凡九十七年太守朝奉郎方侯子容南圭復完新之

遺愛亭記

代巢元修

何武所至無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謂遺愛夫君子循理而動理窮而止應物而作物去而復夫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何赫赫名之有哉東海徐君猷以朝散郎爲黃州未嘗怒也而民不犯未嘗察也而吏不欺終日無事嘯詠而已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于安國寺飲酒於竹間亭擷亭下之茶烹而食之公旣去郡寺僧繼連請名子瞻名之曰遺愛時穀自蜀來客於子瞻因子瞻以見公公命穀記之穀愚樸羈旅人也何足以知公採道路之言質之於子瞻以爲之記

瓊州惠通泉記

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爲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年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爲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而求爲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傳神記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

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歛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

僧惟真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頰感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順濟王廟新獲石碣記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軾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旣進謁而還逍遙江上得古箭鏃槊鋒而劍脊其廉可劖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爲而

至此哉傳觀左右失手墜於江中乃禱於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爲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没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荊州貢礪砥砮丹惟箇籛楛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雋集於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爲筈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路寢孔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放于洞庭北被于淮泗乃特爲出此寶軾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熙寧手詔記

楊繪累奏罷諫職兼求外補及乞明加黜責蓋繪未深究朕意繪疎迹遠人立朝寡識不畏強禦知無不爲始一見之便知其忠直可信故翌日卽擢置言職知任亦甚篤矣今日降命蓋謂難與曾公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亮兩立於輕重之間故當且避之卿可喻朕此意
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熙寧元年故翰林
學士楊繪以知制誥知諫院上疏論故相曾公亮
事先帝直其言然未欲遽行也故除公兼侍讀公
力辭不已乃以手詔賜今龍圖閣學士滕公元發
使以手詔賜公公卒不受命而詔遂藏于家是歲
四月復除公知諫院以母憂去官其後二十年公
沒於杭州喪過京師其子久中以手詔相示且請
記之謹按先帝臨御之初公與滕公皆蒙國士之
知凡所以開心見誠相期於度外者類皆如此表
究其用爲小人所誣故困於外十有餘年先帝謹
於用法故未卽起公然知之未少衰也使先帝尚
在公豈流落而不用終身者哉悲夫

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沉
寂湛然無有喧爭嗒然其中死灰槁木以異而同
我旣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
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旣無可觀亦無
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
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

了達無礙超出三界入智慧門雖然如是置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以一味語斷之無疑譬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與蕭然
是非行住坐臥飲食語默具足衆妙無不現前覽之
不有却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
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法雲寺禮拜石記

夫供養之具最爲佛事先其法不一他山之石平不容垢橫展如席願爲一座具之用晨夕禮佛以此皈依當敬禮無所觀時運心廣博無所不在天上人間以至地下悉觸智光聞我佛修道時芻泥巢頂霑佛氣分後皆受報則禮佛也其心實重有德者至是禮也願一拜一起無過父母乘此願力不墮三塗佛力不可盡石不可盡願力不可盡三者既不可盡二親獲福生生世世亦不可盡今對佛宣白惟佛實臨之元祐八年七月中旬內殿崇班馬惟寬捨

趙先生舍利記

趙先生棠本蜀人孟氏節度使廷隱之後今爲南

東坡全集卷之十二
海人仕至幕職官南海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
之潘盎南海俚人謂心風爲盎盎嘗與京師言法
華偈頌往來言云盎日光佛也先生棄官從盎遊
盎以謂盡得我道盎旣隱去不知其所終而先生
亦坐化焚其衣得舍利數升我與先生之子昶遊
故得此舍利四十八粒盎與先生異迹極多張安
道作先生墓誌具載其事昶今爲大理寺丞知藤
州元豐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以舍利授寶月大師
之孫悟清使持歸本院供養巴郡蘇軾記

北海十二石記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
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
絕出沒濤中真神仙所宅也上生石芝草木皆竒
瑋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
寧已酉歲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游時解
貳卿致政退居于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
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
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歲寒堂下近世
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而置南海者也
元祐八年八月十五日東坡居士蘇軾記

子姑神記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于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于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置筋手中而小童子扶焉以筋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爲侍妾而

其妻妬悍甚見殺於厠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爲賦詩且舞以娛公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荅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予觀何氏之生見掠于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

私與休咎可謂知矣又知好文字而耻無聞於世
皆可賢者粗爲錄之荅其意焉

天篆記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箒爲子姑神或
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
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爲口置
筆口中與人問荅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
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
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
云是天蓬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見黃之進士張

炳曰久濶無恙炳問安所識荅曰子獨不記劉苞
乎吾卽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
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
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天人乎或曰
天人豈肯附箕箒爲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
以爲不然全爲鬼爲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
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豕牢一也其字
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竊食愚鬼所能
爲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
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

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
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
其書以待知者

畫水記

一作書畫記
下耳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
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
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
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
隨物賦形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
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

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
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
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旣死筆法中絕五
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
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家兄弟李懷袞之
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
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
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桂之高堂素壁卽
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
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世或傳寶之如董成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
同年而語也

刻秦篆記

一作書瑯
邪篆後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
方海上登瑯琊臺觀出日樂之忘歸徙黔首三萬
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崩
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
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
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高
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爲完好知其存

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勛好古
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
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
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雪堂記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
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爲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
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
真得其所居者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
所適而方輿也未覺爲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

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以繫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爲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投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如蝟之在囊而時動其脊魯見

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恠子爲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爲藩外之游可乎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爲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爲藩也名譽不足以爲藩也陰陽不足以爲藩也人道不足以爲藩也所以藩予者特智也爾智存諸內發而爲言則言有謂也形而爲行則行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恚言如狂者之

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啗鳴跼蹙之而已則
籓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爲患以有身身之爲患
以有心是圃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
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
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疑子之和旣焚而燼矣
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菽
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
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爲害惟目爲甚故聖人
不爲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爲目也子其殆矣客又
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

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
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
乎予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
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爲適
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客曰子之適然也適
有雨則將繪以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
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怒心風不可繪
也見草木之披靡則使子有懼意覩是雪也子之
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水雪
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

蘇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爲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爲靜以臺觀堂則堂爲靜靜則得動失黃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之

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遡而僂不寒而栗淒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旣無炙手之譏又免飲冰之疾彼其趨趨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爇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爲子之所爲而子不能爲我之爲矣譬之厭膏梁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綉者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繡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爲師子以我爲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論予且爲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
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
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
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
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
暑之變悟昔日之癯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
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
之鞵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
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爲可觀賞
吾不知世之爲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
在於羣息已動大明旣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
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忻然而笑唯然而出
蘇子隨之客顧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二

夏均全集卷之十一

三三

子韻之容

子韻之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傳

陳公弼傳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三
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雩都老吏曾腆侮
法弼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
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
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
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
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
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
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
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劔州
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

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
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
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
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
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
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
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
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
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暮年
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

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
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
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
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
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
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
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暴
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
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
贇旣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

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
公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詔
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
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
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
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
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
鄉然柰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
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
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

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
滑州奏事殿上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
沈氏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
劾奏公擢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
封府公乞廷辯既對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
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
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
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
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
問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

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
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
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
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
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
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
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土方自疑不安
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
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
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

身城全集卷之十三
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拆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漸竭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朱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卽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

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旣至今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山東羣盜爲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
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畧使以客禮享
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
掠飲食人戶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
使得其情虜人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
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
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
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公威名至則羅
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
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

遺游士之貧者旣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
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
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
子四人忱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
爲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
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
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水平生不
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
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
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養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
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
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
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
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
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
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
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沒十有
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
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

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
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訥
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
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
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
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
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
矣

方山子傳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劔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率子廉傳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爲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

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旣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屨而已東坡

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
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
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
非獨慶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
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鞏使求
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

僧圓澤傳

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愷居第祿山陷東都愷
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
時及愷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

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
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眉
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
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
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
襜負鬕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爲是
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
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旣見無可逃者公當以
符呪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
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

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
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
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
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
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
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
問澤公健否荅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勿
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
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
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

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

此出

袁郊所作甘澤謠以其天竺故事故
書以遺寺僧舊文煩冗頗爲刪改

杜處士傳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
之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
古揚摧環曰子言匪實宜蚤休少從容將訶子矣
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況吐新意以
前乎吾聞夫子雌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微
銜吾爲其非儕乎曰吾如貧者食無餘糧獨活久
矣子今屑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請亦大激矣試聞子之志也曰敢問士何以益智
行何以非廉先王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
也夫得所託者猶之射干臨於層城也居非地者
猶之困于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
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望扶桑
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熟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
無名異矣某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預知子
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
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苟起
子爲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甘從之乎曰吾大則

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于衆而已矣雖登文石
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蘿者迫實用
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爲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
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
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
矣或斥之曰船破須筍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
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謂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
遂意於丁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
寶烏久居此爲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
心故錄之爲傳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歛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竒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岩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礪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

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

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
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嘆曰是四人者皆
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石
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
褥賜之其後于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
之并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
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
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
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
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

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
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歛之祁門三百戶封文
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爲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
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
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
之或讒於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
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
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疾每冬
月侍書輒面冰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
元符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

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
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
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
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頗憐之文因進曰陛
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
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
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
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
素惡文所爲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
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績密

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
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顧
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
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
官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
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
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下亦
與巫醫書筭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富
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

國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黠歛
間者嗚呼國旣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
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

江瑤柱傳

生姓江名瑤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
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媚川
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鑄琢之媚川深
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孫子曰匹夫懷寶吾知其罪
矣尚子平何人哉遂棄其孥浪迹泥塗中潛德不
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長曰添丁次曰馬

頰始來鄞江今爲明州奉化人瑤柱世孫也性溫
平外慤而內淳稍長去襍類頎長而白皙圓直如
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庖公異之且曰吾閩人多
矣昔人夢資質之美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
柱矣因以名之生寡欲然極好滋味合口不論人
是非人亦甘心焉獨與峨嵋洞車公清溪退丘子
望湖門章舉先生善出處大畧相似所至一坐盡
傾然三人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
名聲動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
賀合親戚燕朋友必延爲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云無江生不樂生頗厭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中朝達官名人游宦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爲善地亦屢屬意於江生惟扶風馬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爲親友強起置酒高會座中有合氏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蓋鄉曲之譽不可盡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第歸人且不受客而棄之海上遇逐臭之夫則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慚而歸語其友人曰

吾棄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而薄游樽俎間又無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苟不得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蠃失地則不榮魚龍失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之嗟乎瑤柱誠美士乎方其爲席上之環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爲品藻而置之下士之出處不

身城全集卷之十三
可不慎也悲夫

黃甘陸吉傳

黃甘陸吉者楚之二高士也黃隱於泥山陸隱於蕭山楚王聞其名遣使召之陸吉先至賜爵左庶長封洞庭君尊寵在羣臣右久之黃甘始來一見拜溫尹平陽侯班視令尹吉起隱士與甘齊名人朝久尊貴用事一旦吉位居上甘心銜之羣臣皆疑之會秦遣蘇軫鍾離意使楚楚召燕章華臺羣臣皆與甘坐上坐吉拂然謂之曰請與子論事甘曰唯唯吉曰齊楚約西擊秦吾引兵踰關身犯霜

露與枳棘最下者同甘苦率家奴千人戰季洲之上拓地至漢南而歸子功孰與甘曰不如也曰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吾剥膚剖肝怡顏下氣以固帶之術獻上上喜之命注記官陶弘景狀其方畧以付國史出爲九江守宣上德澤使童兒亦懷之子才孰與甘曰不如也吉曰是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甘徐應之曰君何見之晚也每歲太守勸駕乘傳入金門上玉堂與虞荔申栢梅福棗嵩之徒列侍上前使數子者口吐舌縮不復上齒牙間當此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吉默然良

久曰屬之於子矣甘曰此吾之所以居子之上也
於是羣臣皆服歲終吉以疾免更封甘子爲穰侯
吉之子爲下邳侯穰侯遂廢不顯下邳以美湯藥
官至陳州治中
太史公曰田文論相吳起說相如同車廉頗屈姪
欲弊衣尹姬悔甘吉亦然傳曰女無好醜入宮見
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此之謂也雖美惡之相
遼嗜好之不齊亦焉可勝道哉

葉嘉傳

葉嘉，隴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
游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
爲時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
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孫遂爲郝源民。至嘉，少植節
操，或勸之業武，曰：吾當爲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
旗，豈吾事哉！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爲著其
行錄，傳於時。方漢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爲謁者，
侍上，上讀其行錄而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
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
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
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始令採訪嘉所在，命

齊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郡守曰葉先生方
閉門制作研味經史志圖挺立必不屑進未可促
之親至山中爲之勸駕始行登車遇相者揖之曰
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大貴嘉以
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飫卿名但未知其
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鐵資
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槌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恐
嘉曰礎斧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
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
可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

處之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誠小黃門監之有頃報
曰嘉之所爲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
學未經師耳嘉爲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
矣上乃勅御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
泉侯陳平三人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
吾屬且爲之下矣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
四人歐但熱中而已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
侵陵之嘉雖見侮爲之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
陛下以葉嘉見託吾輩亦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
陽稱嘉美而陰以輕浮訛之嘉亦訴於上上爲責

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少選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逆我余豈堪哉遂唾之命左右仆于地嘉正色曰陛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則

有效陛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疎嘉嘉既不得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藹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以手撫嘉曰吾渴見卿久也遂恩遇如故上方欲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爲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爲進三策其一曰摧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摧法不罷管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三
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爲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于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爲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爲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

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爲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爲策以摧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鐵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贊始舉而用之

溫陶君傳

石中美字信美中牟人也本姓麥氏旣破隨母羅氏去其夫而適石氏因冒其姓始中美之生也其父太卜氏以連山筮之遇師三之爻是謂師之革

三曰生乎土成乎水而變乎火坎以輶之坤以布之釜以熟之口以內之腹以藏之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能者樂之以爲大腹不能者傷之以爲心病衆所說也善孰大焉故因以名字之中美幼輕躁踈散與物不合得其鄉人儲子之意因使從淦水湯先生游既熟遂陶而成之爲人白皙而長溫厚柔忍在諸石中最有名儲子因秦故司馬錯李斯子由趙高閻樂並薦於秦王得與圃田蔡甲肥鄉羊奭內黃韓音子俱召見是時王方省覽文書日昃未食見之甚喜曰卿等向者安在何相見之

晚也未見君子怒如調飢卿等之謂也由是皆得進見充上心腹賜爵士更上食典御旦夕召對所獻納時或粗疎上未嘗不盡善也秦王以嫪毐事出文信侯而遷太后怒恚數日不食中美賜爵徹侯食溫定陶二縣號溫陶君中美旣被任用凡有造作自丞相以下莫不是之其爲人柔和有以塞讒人之口故也他日秦王坐朝日旰意有所思亟召中美將虛以納之中美不熟計以進其說頗剛鯁志不快之者累日有博士單軫說上曰爲其所傷矣宜有以下之卽無患因進其弟子已升元華

於上上意稍平然自是遂疎中美不得爲尚食矣
中美曰吾爲尚食日夕自謂不素餐今者今吾與
羊生輩皆不得進縱復有用者將誅辱乎昔也得
充心腹而今也遽不信是有不善我之心雖使時
或思我彼將不盡矣遂稱疾以侯就第其後子孫
生郡郭者散居四方自號渾氏扈氏索氏石氏爲
四族云

蔡使君傳

使君諱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諱那宋益
州刺史使君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

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使君素
著威畧專任以事齊和帝卽位爲右衛將軍出爲
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
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食裁半
歲魏人攻之晝夜不息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
以填塹使君於塹內作艨艟闔艦以待之魏人不
得進潛作伏道以決塹水使君以土狹塞之相持
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人大造梯衝攻圍
日急使君用四石鳥漆大弓射之所中皆洞甲飲
羽一發或貫兩人魏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起土

東坡全集卷之十三
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
魏人魏人將退會使君病篤乃呼兒子僧勰從弟
靈恩及將帥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
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
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還朝意欲與之俱逝可以
是徇我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人知使君沒攻
之愈急初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援之景宗不
前八月糧盡城陷贈鎮西將軍且購其喪八年魏
人歸其喪葬襄陽傳國至孫固固早卒國除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旣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

身城全集卷之十四
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
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
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
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君實之沒軾旣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
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
旣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
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
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

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
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
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
鎡終隴城令次曰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
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者
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竒之曰大范恐不
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
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
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
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
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
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
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
講用叅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
勘克編脩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
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
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
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
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

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
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
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
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
三司同制國用堊温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
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
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
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
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
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
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
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
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
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公言
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
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
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
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
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

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許以爲名
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
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
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
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
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仁宗卽位三十五年未有
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
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曰太祖捨其子
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真宗取宗
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
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
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
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
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
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
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
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
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
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

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
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
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
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
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
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
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
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爲白
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
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

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卽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

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旬當三班院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
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刊去故職寢廢請
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
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
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未最爲
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
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
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
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
乎疏三上不報邇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

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
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柰
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
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
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
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
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
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
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
雜謝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
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卽上言臣言不行無顏
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
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
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
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
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
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
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
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旣退居專以讀書

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
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
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
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
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
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卽位遷光
祿大夫初英宗卽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
卽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
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
報及上卽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甲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

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二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既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竒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計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

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五
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
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脩唐書仁宗實
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
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
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
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
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
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
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

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
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
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
務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
次百慮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
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叅軍祖朴長杜主
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
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
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
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

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

以是愧公銘曰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穎昌皆欲忘民民不忘汝君實旣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臥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爲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爲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已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

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卽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未爲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扎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嵇氏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三
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
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
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
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
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
縣蔣堂爲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
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
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公以
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

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
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
患當舍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
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
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
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
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
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
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用兵
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畧以邊城千里我分

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與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

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關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遛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入自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三
効邊備脩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
蓋六年矣上旣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
虜中匹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
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
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
路申敕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
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
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
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
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

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
使契丹成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
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卮以飲公顧左右
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
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
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
方誦之兼史館脩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
興至慶曆廢不脩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
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
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爲

身城全集卷之十四
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
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
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者欲遂納
元昊故爲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
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
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羗失久和之強虜也
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
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
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宜賜
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

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卿宜
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
北爲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
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橫賜
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噏語爲高
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
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叅知政事吳育忿
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
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旣對極論二人邪正曲
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爲三
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辦聞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
先郊告辦蓋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
鹽旣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權鹽何
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思世宗權河北
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
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
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
若權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爲我歛怨而虜獲利
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

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大悟曰卿與宰相立罷之
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
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
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
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
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爲禮
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
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
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爲
變仁宗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
執中不知所爲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身當猛獸
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
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
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亡爲
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言豐
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史中
丞三司使皆爲上精言之一日二宗御資政殿召
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
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

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
數千言大畧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
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
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
旣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旣窘則政出一
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
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旣明習歷代損
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羸虛所以然之
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畧而其末乃論古今
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儉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曰朕之闕失國之姦蠹朝之儉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有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噍而攘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公旣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

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旣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稅三分遂爲定制秦州叛羗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爲禮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
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
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
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
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
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粥穀
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
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
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
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

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
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
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
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
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
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
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
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
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
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五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
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
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
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
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
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
奏上前書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
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
公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
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

後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
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
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篳築城之西
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卽料簡將士聲言
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旣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
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
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
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
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除當
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三
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
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卽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
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英
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
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
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
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
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
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
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

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
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
逵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叅
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
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
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
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
付公公旣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卽
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
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

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叅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一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嘆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爲內

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而命公爲叅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詔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
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
以爲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
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
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
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
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
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卽行矣上亦悵
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
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橫野民大惶駭公

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
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爲
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
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
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
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卽力請留臺而歸未幾
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
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犍以孤城力
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爲者哉
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

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
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
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
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改
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
公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
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
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
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
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

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
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
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謙傅潛
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
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
之禮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
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
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驗僥倖
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
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以來卿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三六
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誓
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未上驚曰爾時已爲學
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來上問虜意
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參養吏士驕惰
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
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
得罪今禧黠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
與虜交口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爲
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爲應兵耳公曰虜兵者兵禍
之已成者也肖變於未成善之善終也
去

上輒遷延之三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
以河東疆事爲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
使蕭扈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
之扈不能對錄其條目付扈歸因以洙藁上之禧
當辭偃蹇臥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爲言公班次二
府因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卽行使主者日致
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虜中可也充啓用
其說禧卽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
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
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梗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
言此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
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
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
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
在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
故人皆爲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
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
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爲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

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
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
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
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
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
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
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風
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栢李
公縕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
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習知蠻

事者皆服其精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既粥坊場河
渡司農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
中侮慢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
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
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
莫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鬻公自念將老
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
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
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
宮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

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卽位執
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
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壘書嘉之以
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計聞輟視朝一
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后
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
轍爲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
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
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爲右朝散郎通
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

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吝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第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

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總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爲說容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公其庶幾乎烏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

東坡全集卷之十四
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
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
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
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
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
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
爲首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薦劉夔王質自
代卽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
自代卽以爲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
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

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嘗密薦公亮人
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
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
屬纊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隕于北牖及薨赤氣
自寢升里人望而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
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恕使以王輦之狀
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
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爲喜功利之趨謗毀
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三
閔下俗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於千仞
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爲江河匯爲沼
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誼見黯必冠豈不
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
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
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
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
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
是知之旣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
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
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
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
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
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
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
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
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
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
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
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
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

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
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
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
爲公危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
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
然卽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
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卽
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
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
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卽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游公雖爲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公

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侍郎贈右僕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縉縉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憶其室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

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爲首嘗舉
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以聲
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
事通鑑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
後當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
身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
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
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旣遇知
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
不押班爲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

爲跋扈則臣爲欺天陷人矣爲開封府三獄皆滿
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
之爲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
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樞密
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
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
救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
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
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
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

東坡全集卷之十五
復訴事上悟爲罷之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
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
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
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
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謂曰秦
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
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
林牙揚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
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
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

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
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
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
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
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
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
公爲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芟舍
公獨臥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
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堊死者食饑者除田稅
察情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五
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頴者爲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辨頴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頴頴奮身仰謝失偃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竒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洲安撫使

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上爲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爲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

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
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
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
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
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
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陛下聖神文
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
然清明識者躋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
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
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

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
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
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
惟青州兵至今爲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
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五十
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
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
爲買田贖之敕使謝諲市物于安因緣爲姦民被
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爲罷黜諲自安定先生之亡
公常割俸以贖其子及爲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

東坡全集卷之十五
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爲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

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綦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饑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泂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

東坡全集卷之十五
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爲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爲差民以爲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爲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

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欲摺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凡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能近無一瓦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爲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強弱今一舉而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者得西人之謀曰吾
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
二寨亦棄矣公遂復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
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
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
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
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
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
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勲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
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

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
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
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
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
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
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
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
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
難得之豈易而彼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

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
欲用公將起輒什賴帝之明雖什復興小試于邊
戎狄是膺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
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
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
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王子立墓誌銘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
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日是有
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

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
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
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
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
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
色余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
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
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于奉高之傳舍益
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璘贈中書
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驥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

東坡全集卷之十五
太尉謚忠穆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
郎中知濮州贈光祿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
初伏有遺腹子裔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
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
月五日其兄遽子開塋于臨城龍門鄉兩口村先
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爲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爲榮不貴非
其羨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
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寶月大師塔銘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姓蘇氏眉之眉山人於余
爲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
九得度二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
大師惟慶爲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
外肅伏慶博學通古今善爲詩至於持律總衆酬
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
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
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爲趨成之更
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郫者凡一百七十三間經
藏一廬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塲橋二十七

東坡全集卷之十五
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
爲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
余嘗以爲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
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務自却遠蓋
不可得而親疎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
黑如梵僧旣老而皙若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
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微疾
卽以書告於往來者勅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一
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莫及辰曰
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于城

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
次士隆次紹賢爲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遷悟
清悟文悟真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
悟權悟緘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原以家法嚴故
多有聞者師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吾先君宮
師亦深知之曰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
於世爲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惠州
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
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

十五瑩然摩尼歸真于土錦城之東松柏森森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爲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蓋自以爲決不死者然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

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爲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此黃冠詩碁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完龜饑鶴瘦終難安哀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宏寬毋復清詩助瘠酸龍虎尤成無或奸往駕赤螭驟青鸞

李太師墓誌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學忠信而文則其成材五季得之崎嶇兵間亦何所爲世養于蒙以待承平允文太師發跡于經人知誦之公蹈用之其言皆經其行中之仁致麟鳳自不覆巢使公逢時鳳鳴其郊公爲獄官遇囚如子視囚出入如已生死以德報怨世有或然任其不叛仁人所難是心惟微實聞于帝無疆之休以來本世篤生三子其幼益隆如誼仲舒烏陽是逢始塋于魏物不稱德河流墓改祔以冕服公之令聞追配太丘子孫公卿有進無羞安安之原太行之麓有或兆之匪筮

匪卜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願視如豚假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劉夫人墓誌銘

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巖大父大理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寺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達夫人年十七歸于武功蘇才翁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工部侍郎諱耆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闢皆有盛名蘇氏旣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重有識素賢其子自爲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夫人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至前者旣愈謂家人曰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荅也子美聖闢皆早世夫人待二姒撫諸孤恩禮甚厚子美正獻杜公婿也杜公聞而賢之

曰可以爲女師夫人旣老二子消解更守壽春已而消守襄陽解復按本道刑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消徙平陽道京師子注爲尚書郎拜觀門外士大夫榮之消侍夫人至管城以疾不起注逆以歸京師夫人悼消不已後消四十五日元豐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輒慙而化性不蓄財浣衣菲食以終其身消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以獻夫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尺以親

疎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爲送終具甚備至疾革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後爲彭城縣太君改仁壽縣太君才翁旣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志仕至尚書郎贈光祿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洎朝奉大夫知潞州解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郎尚書司勳郎中洞右贊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洎汶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蒙次適承議郎郭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顏無爲軍判官之閔早卒之冉汝州梁縣尉之孟之偃之友之恂之悌之邵之楊之南之烈之點孫女十三人

曾孫男七人開憲潔商若赤仕曾孫女五人解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於潤州丹徒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求乞銘才翁於余爲從母子而余娶於蘇氏故知夫人爲詳銘曰孝友慈儉行爲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纊不亂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虛報也我銘孔約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亡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于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

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
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
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
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
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
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
之問其他書則皆畧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
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
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
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

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
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
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
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
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于艱難不可忘也
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暮年而先君沒軾謹
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
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五
趙郡蘇軾子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
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
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
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
月壬寅卒于黃之臨臯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
午葬于黃之東臯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
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山人年三十始隸蘇

氏頽然順善也爲第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
十年六月己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
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
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
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爲蘇子之保母尚勿毀
也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
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二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四九
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塋之豐
湖之上栖禪山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暮而夭蓋常
從比丘尼義冲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
經四句偈以絕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
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
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
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氏
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
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塋今
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

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

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大夫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竒之及是爲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大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
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
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
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
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
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爲河東憂籍請
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
廂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
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
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

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
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
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
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
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
籍旣没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
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
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
公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
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
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
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
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
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
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
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輒於同科四人中言
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
爲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
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

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
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
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
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
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
宗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
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
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
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
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爲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爲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卽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

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爲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卽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

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爲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爲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

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爲堯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爲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爲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爲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

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
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
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
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
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
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
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
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
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謹誦而
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

不窮姦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爲非
犯階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
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
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
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
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
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
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
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
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

徵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爲此耳
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
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
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
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
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
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
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
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
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後元

帝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
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祖父天下非之願以爲戒
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
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
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
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
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旣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
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
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
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爲不可當直下

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僞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爲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籍陝西

民爲鄉弓手已而刺爲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疆者爲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卽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

夏均全集卷之十六
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
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
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
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
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
榮議成珪卽敕吏以公手藁爲案至今存焉時中
外訥訥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
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
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
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

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爲雄
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
有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
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
好與之計較未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
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
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將代中
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長
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往反若輕以矢刃
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

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卽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門強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

陶爭之力遂罷公旣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候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旣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爲諫官卽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
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
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
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
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革五上上爲盡罷寄
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
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
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
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
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

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
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
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閣門祗候公言國初草
創天步尚艱故卽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
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祗候在文臣爲
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英宗山陵公爲儀仗使賜
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
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
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
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卽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三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

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爲二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爲深耻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荅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爲荅詞使

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詩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

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爲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蠡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

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
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
可爲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
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
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
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
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
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爲政創立制置
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

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
逆陳其利害日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
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
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邇英
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
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守
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
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
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
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

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法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

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以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

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荅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

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論訥何也王珪曰臣疎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斛十餘錢東入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

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爲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

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童力辭至六七日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

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爲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

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
閩里惡少爲奇兵調民爲乾糧麩飯雖內郡不被
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兵就糧長安河中
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
舉事而永興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麩飯昔
嘗造後無用腐棄之宜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
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
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
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以天
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

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
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
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澁
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畧如六事加詳盡
感慨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
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
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
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
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
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

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
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
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
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從
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
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
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
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
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
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

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
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
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
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
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
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
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
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
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畧已行之矣小
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

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
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
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單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
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
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
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
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
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
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
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

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
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
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
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
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
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
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
年卽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
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
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爲官市五坊小兒

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卽位罷之當時悅服
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
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
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
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
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
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
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
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
福建茶法皆行夾茶以邊用未卽罷遣

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
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
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
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
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
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
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
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免舞蹈
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
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

東坡全集卷之二十一
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
法詔卽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畧以和戎爲使用兵
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
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
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
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
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
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
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爲十科
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

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
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
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
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公惶
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
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
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糶
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
傷虛已以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
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

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渴嗜飲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

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旣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

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曆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

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辯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荀悅親爲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賴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

夏均全集卷之十一
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務郎公歷事四
朝皆爲人主所敬然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
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
謂之^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
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
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
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
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
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錄其
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

載謹狀

蘇廷評行狀

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藥城人
也會祖諱鉞祖諱祐父諱果三世不仕皆有隱德
自皇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然
皆自以爲不及其父祖矣皇祖生於唐末而卒於
周顯德是時王氏孟氏相繼王蜀皇祖終不肯仕
嘗以事遊成都有道士見之屏語曰少年有純德
非我莫知子我能以藥變化百物世方亂可以此
自全因以麪爲蠟皇祖笑曰吾不願學也道士曰

吾行天下未嘗以此語人自以爲至矣子又能不學其過我遠甚遂去不復見公幼疏達不羈諸書畧知其大義卽棄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爲已衣食稍有餘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窮困厄於饑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復有餘則曰吾固知此不能果困人也益不復愛惜凶年鬻其田以濟饑者旣豐人將償之公曰吾固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極輸發府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莫能測也李順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會皇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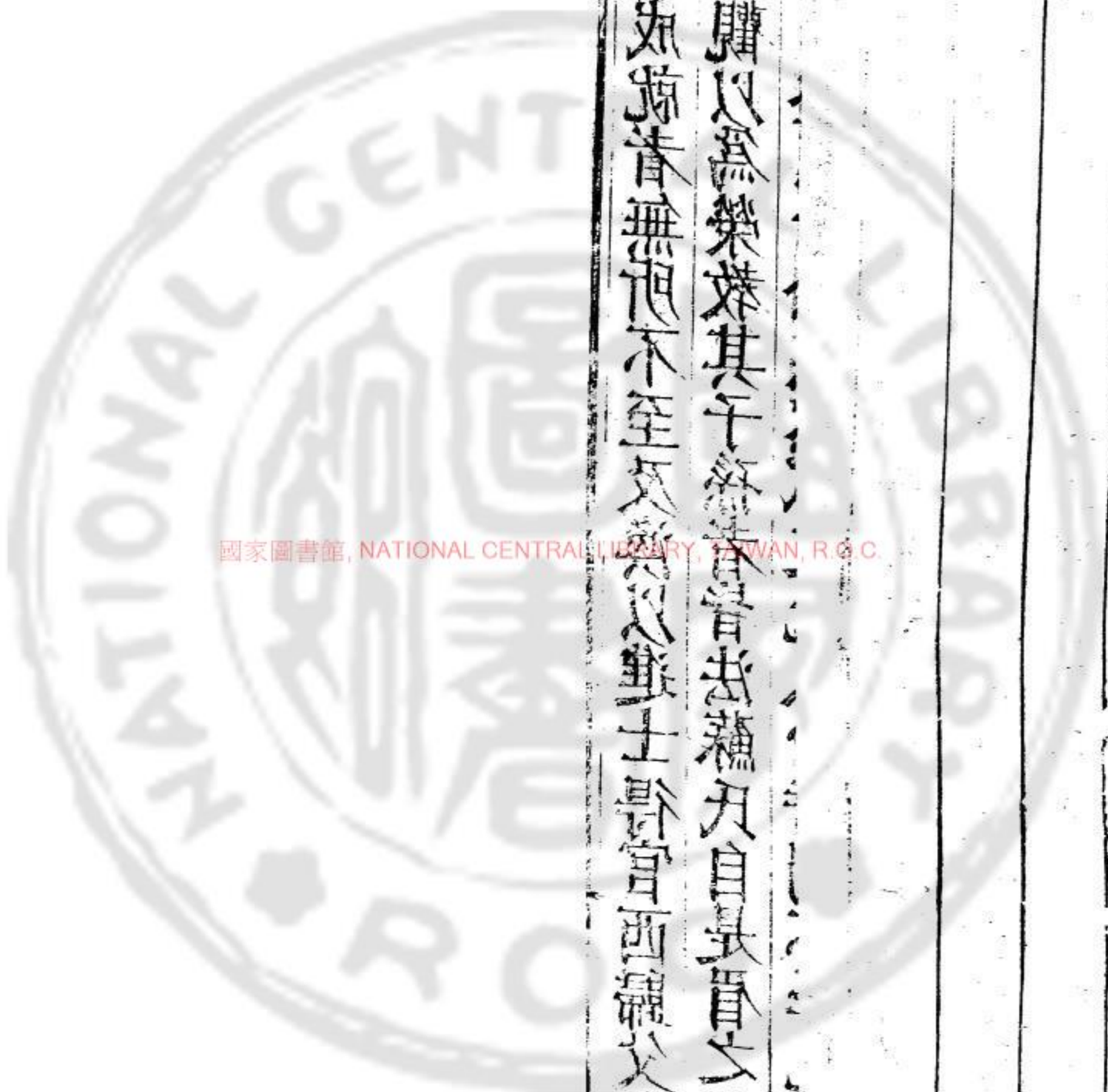
病沒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獨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施解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矣慶曆中始有詔州郡立學士驩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中公笑曰此好事卿相以爲美觀耳戒子孫無與人爭入學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并譏之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慶曆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娶史氏夫人先公十五年而卒追封蓬萊縣太君

夏均全集卷之十一
生三子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日渙以進士得
官所至有美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循吏終
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季則軾之先人諱
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渙嘗爲閬州公往視其
規畫措置良善爲留數日見其父老賢士大夫聞
人亦喜之晚好爲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
有所欲言一發於詩比沒得數千首女二人長適
杜垂裕幼適石揚言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
軾轍聞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懷慕
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

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
縱觀以爲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
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
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爲言公不荅久之曰吾
兒當憂其不學邪旣而果自憤發力學卒顯于世
公之精識遠量施于家聞于鄉閭者如此使少獲
從事于世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沒老死無聞
于時然古之賢人君子亦有無功名而傳者特以
世有知之者耳公之無傳非獨其僻遠自放終身
亦其子孫不以告人之過也故條錄其始終行事

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謹狀

辨贖以爲樂楚其子孫皆習其法自其官之學
尊如師者無復不至及於野以野士野官西疆之學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碑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
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
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
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
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
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

東坡全集卷之十七
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
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
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
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
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
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
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
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
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
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

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
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
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
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
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
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
忠臣慰蒼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
因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
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
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
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
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
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
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
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
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
控引島壘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

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
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
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
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
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
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
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
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

東坡全集卷之十七
三
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荅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旣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

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
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
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
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
節來朝以謹其藏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
書其事于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
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

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
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
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
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
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
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
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
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
法籙符水爲民禳禳民趨歸之稍以其力脩復祠
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

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服佩劔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貞

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

東坡全集卷之十七
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
祀下至於丹藥竒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
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
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未自應故仁義不施
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
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叅師其
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
之曰蕭何爲法顛若畫一曹叅代之守而勿失載
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
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

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
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
兵故不戰而勝虚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
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旣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
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
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
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荅神祇來格祝史無
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
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
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

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
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築上
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
上下何脩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
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
而瘖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
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
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
右耆耆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爲祥文母所培
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簏相以銘
詩震于四海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爲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
則天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嬴氏刑
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汗
節避世用晦志在鵠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
於漂母抱王霸之畧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
蓋萬夫故忍耻跨下洎乎山鬼反壁天亡秦族遇
知己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

夏均全集卷之十一
戰必勝攻必尅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
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
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
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
噫自古英偉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埋滅而
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烟暮起宅臨舊
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栢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
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
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
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
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
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荒南
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
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所
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
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
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
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
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之
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
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
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
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
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皆順
風念無以荅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
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
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
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
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
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
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
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
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

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化爲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蕘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旣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爲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嘗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

不通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
潁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
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處瘠而
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
其間拯溺吊凶救療疾癘驅攘螟蟲開闔抑揚孰
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鷄四簋其饌
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
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平格無傷
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胸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
有不然上帝之恫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
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
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
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
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
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
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
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
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

東坡全集卷之十一
此理之常無足恠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
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
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
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文起八代之衰而道
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
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
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
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
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

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
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
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
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 小人學
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
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
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
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
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

夏均身卷之十七
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畧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鱓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牲鷄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悅忽見上帝者得八

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其神爲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矴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

使其客雷煥發酆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旤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譴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生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謹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

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
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
穀歲屢豐小大道遙遠鯁龍鷓鴣安栖不避風我
浮而西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
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
人自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
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

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
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
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
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
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
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
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
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
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大皇太
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